

註③見U. S. News and World Report, Nov. 4, 1974, p. 73。

註④參考Roger Leroy Miller and Raburn M. Williams, "The New Economics of Richard Nixon", 1972, Published in Association with Harper and Row。

註⑤參考"In His Own Words: Ford's Plan on Taxes, Food, Oil, Credit", U. S. News and World Report, Oct. 21, 1974。

註⑥參考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二日英文日本時報第一版。

註⑦參考六十年十月十九日中央社快訊金融版及同日經濟新聞。

註⑧參考一九七四年十月五日商業週刊第三十九頁。

註⑨參考"An Envious World Looks at Germany's Economic Miracle", U. S. News and World Report, Nov. 4, 1974, pp. 72-74。

均勢思想流毒下的東南亞

黎世芬

東南亞局勢自第二次大戰後，始終處於重重陰霾與危機之中。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巴黎停火協定簽署至今已歷二十個月，但越南戰場迄未真正停火，北越軍隊由最初的拒不撤退，轉而逐漸壯大，進而肆無忌憚，四出攻擊南越政府軍據點，顯示其一直未曾放棄以武力攻奪南越的政策。寮國從雙方簽署和平協定，以至今今年四月臨時聯合政府成立，局勢一直對寮共有利。寮共不但控制了全國三分之二的領土，而且在聯合政府內攫取了重要的部會席次。至於高棉局勢，由於棉共內部各頭目歧見日深，找不出一位真正代表，所以和談一直無法展開。棉共一再乘機發動猛攻，首都金邊經常被圍，一直陷於孤立苦鬥之中。至東南亞國家協會諸國，馬來西亞於本年六月一日搶先與毛共建交，菲律賓亦躍躍欲試，九月二十日，菲律賓馬可仕總統夫人以外交特使身份訪問毛共，歸來之後，馬可仕總統隨即發表公開談話，表示擬於近期內與毛共及蘇俄等共產國家同時建交。馬氏並表示願儘快訪問毛共，會晤毛匪澤東①。這一連串發展，顯示「東協」諸國間之姑息的逆流似將進入實驗階段。對時局過敏的人擔憂如菲律賓果眞步馬來西亞後塵與毛共建交，則必將刺激泰國、新加坡、印尼加速跟進，這樣一來一如往昔所傳的「骨牌理論」，整個東南亞勢將不免落入了共產集團的勢力範圍。

東南亞地區人口稠密，資源豐富，地位重要，關係自由世界之安危至鉅，吾人實不能容其繼續惡化，乃至不可收拾之地步，因此，我們熱烈希望自由世界要及早把握時機，正視當前情勢的發展，積極妥謀有效的對策！

壹 東南亞基本情勢的演變

七十年代的來臨，使整個世界局勢面臨着極為顯著的改變，二次大戰的「戰後」時代已經結束，一個「新面貌」的時代逐漸呈現，世局經過二十五年的激盪，非但西方陣營已今非昔比，即極權統治的共產集團，亦已分崩離析，瀕臨瓦解。過去一度是無產階級「親密盟友」的毛共與蘇俄，也已反目成仇，甚至一度兵戎相見。國際間民主與共產兩大集團，已不復如往日的壁壘分明，針鋒相對，東西方「和解」政策的倡行，與美、俄、匪、日、西歐形成多元均勢的說法，已是傳遍遐邇。影響所及，東南亞基本情勢也因而發生了極為顯著的變化。

(一) 東南亞集體安全組織瀕臨瓦解

戰後美國的外交政策，是以圍堵共產主義向外擴張為主要目標。當時美國政府官員及外交界人士，體認共產主義的侵略野心，與不斷向外輸出「革

命」的本質，認為美國對付共黨集團的基本政策，應該是設法加以包圍，阻止其向外擴張及滲透顛覆。根據這種認識，美國先有杜魯門主義，次有馬歇爾計劃，在中東及歐洲方面阻止蘇俄的野心。一九四七年，美國著名蘇俄問題專家喬治·肯楠發表了美國對蘇政策的基本理論，為圍堵政策辯護。圍堵政策確立後，杜魯門及艾奇遜等人，固然竭力推行，一九五二到一九六〇年間，艾森豪與杜勒斯等，也更積極實施不遺餘力。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成立及韓戰後，美國又與其他民主國家簽訂了一連串的軍事防禦條約，例如美日安保條約，美韓安全條約，美非安全條約，美澳紐安全條約與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在雙邊防禦條約之外，美國又倡議成立區域性的集體安全組織。一九五四年，美國與英、法、非、泰、澳、紐與巴基斯坦等共八國，成立東南亞公約組織。一九五五年，中東地區又成立巴格達公約組織（後改為中部公約組織）。東南亞公約組織雖然成立，但因先天上有着許多不可克服的缺點而形成以後的軟弱無能。就參加的國家而言，東南亞國家僅有菲律賓與泰國，因此名不其實。就戰略而言，此項防禦組織的假想敵為毛共，但却未邀請我中華民國參加，且未將位於反共前線的越南、寮國與高棉等國列為正式會員，僅由法國提議，在附簽的議定書上，將此三國包括在條約區域以內置於保護地位。巴基斯坦是因為對抗印度的親蘇俄而參加。由於匪俄互鬥，之後且成為東南亞公約的內奸，法國是在遭受日內瓦停戰協定簽署的恥辱後，為了繼續保持在東南亞的影響力而參加的。但法國爾後的所作所為，都是處心積慮不斷地破壞該組織的目標，而人口佔東南亞地區半數的印尼，由於當時蘇卡諾被親共的美夢所迷，根本沒有參加。因此這一組織從開始就顯得極為渙散零亂軟弱無能。

東南亞公約組織為美國東南亞政策的基本精神所在，也代表了美國因地制宜的外交運用藝術。誠然，「東約」組織成立二十年來，並未達成預期的效果，但亦非毫無作為。如美國正式插手東南亞地區的協防以抵禦共黨的侵略，就是依據此一條約的義務而開始的。一九五七年越南總統吳廷琰訪美後美國的軍經援助大量輸入越南，使其戰後復興工作得以順利的進行，並且促成了寮國的右派得勢，在培沙拉尼功主持下的永珍政府，亦力排眾議而採取親美路線，同時泰國陸軍起而推翻了親共的鑾披汶政府，打出鮮明的反共旗幟，自此成為美國在東南亞的堅強盟邦，而使得共黨的顛覆活動難以開展。

一九六一年寮國戰火重燃，暴露了東約組織的基本弱點，而華府與莫斯科合作使永珍組織聯合政府以結束寮戰，更違反了東約基本精神而鑄成以後觸發越戰的大錯。一九六一至六二年寮國遭到來自北越與中共的武裝侵略，「東約」盟邦應即遵守條約義務採取協防行動，但由於英、法等國認為是寮國的內戰而反對介入，以致永珍政府未能請求「東約」組織援救。華府又為了保持甘迺迪——黑魯曉夫在維也納會談的和諧氣氛，與蘇俄合作而於第二次日內瓦會議中，以組成三派聯合政府方式停戰，正中了共黨政治顛覆的伎倆，使北越與中共食髓知味，而敢於在寮戰停火後又掀起越戰。美國在東南亞付上這麼大的代價，顯然一種現實主義為基礎的均勢思想，開始在作祟。美國參加越戰，倡言是忠實地履行「東約」義務。但美國因為受了「有限戰爭」的限制，不能迅速獲致勝利，使得越戰曠日持久，兵連禍結，損兵折將，浪費國力至鉅，加以俄毛共黨滲透美國，製造左派及黑人「反戰爭」、「反政府」運動，使美國國內政治經濟社會治安都成了問題。民主黨竟因此結束了八年的統治，拱手將白宮讓與共和黨的尼克森，轉而利用匪俄兩共黨政權的衝突，改採談判及妥協政策，力求擺脫對中東及亞洲的戰爭羈絆，以減輕龐大之經濟負擔，並緩和日漸升高之反戰浪潮。均勢主義的作祟可謂已臻於極端。

越戰是美國外交政策的轉捩點。越戰之後，美國的國際戰略，是急於從中南半島各國反共戰爭中脫身，地面部隊從亞洲撤退，尼克森總統為了結束越戰，首先提出「越戰越南化」，繼而提出尼克森主義，要盟國自己多負擔一點保衛自己的任務。一九七二年元月，為了迅速擺脫越戰，訂下漏洞甚多的越南停火協議，這些都顯示了美國地面部隊將無意再直接參加亞洲各國的反共戰爭。雖然在越戰停火協議簽訂後，尼克森派副總統安格紐訪問東南亞，表示美國仍將遵守條約義務，但各國對美國的承諾，或多或少失去了信心。尼克森更想以「談判代替對抗」，以「五元均勢」代替「兩元對抗」，以建立一代乃至世世代代的和平，因此乃於一九七二年二月訪問毛共，六月訪問蘇俄，導致了自由世界姑息氣氛瀰漫，紛紛向毛共政權試探所謂「關係正常化」。均勢主義的倡行，未見其利，已先見其弊。

尼毛勾搭以後，以毛共為頭號假想敵的「東約」組織，似乎已失去了存在的價值。參加「東約」組織的八個國家之中，法國早於一九六二年起即未

參加此一組織的一切會議。英國也於一九七〇年撤出蘇彝士運河以東兵力。澳紐等國因為受了尼、毛勾搭的影響，於一九七二年底，先後與毛共建「交」。澳大利亞工黨總理惠特靈甚且提出組成一個包括毛共在內的亞太地區組織。一九七三年三月，美國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斐爾德在約翰霍浦金斯大學發表演說，同時民主黨眾議員賓哈姆（Jonathan Bingham）向國會提出議案，都認為東南亞公約組織已是時代的廢物，美國應予退出，或予重新檢討。^②

(一) 東南亞地區權力均衡的改組

自從尼克森主義倡行以來，美國在東南亞的軍事力量逐漸撤出，東南亞成爲毛共與蘇俄伸張勢力與奪取霸權的主要目標，整個地區舊有的權力均衡也在醞釀發生新的變化。

(一) 蘇俄的策略：蘇俄的亞洲外交政策，從一九六〇年代後期起開始有顯著的變化。蘇俄逐漸擴大與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以及泰國、菲律賓等國的經濟與文化交流，以謀伸張勢力於東南亞。蘇俄這一外交策略，不僅是爲了因應美國亞洲政策的改變，主要也是爲了與毛共爭取勢力範圍，以求從亞洲孤立與圍堵毛共。

蘇俄在亞洲的主要策略是倡行「亞洲集體安全體系」。一九七二年三月，布里茲涅夫在蘇俄工聯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清晰地闡釋了他的構想，所謂「亞洲集體安全」必須建立在這些原則上，即「在國際關係中不使用武力，尊重主權，不侵犯國界，不干涉他國內政，在完全平等互惠的基礎上廣泛發展經濟及其他方面的合作。」

一九七三年八月上旬，伊朗首相霍威特訪問莫斯科，俄共頭目向他解釋此一構想時，又添加了下列三項新原則，其中包括（1）互相承認各國具有自決權利；（2）通過談判與協商解決國際歧見；（3）承認及尊重各國擁有其個別資源並且實現經濟與社會改進的權利。

一九六九年六月，布里茲涅夫公佈此一構想後，蘇俄即根據此一策略，積極開展其外交活動。一般認為，一九七一年八月，蘇俄與印度簽訂「印蘇友好合作協定」，便是亞洲安全體系的起步。孟加拉獨立後，與蘇俄簽訂了同一性質的條約，使此一組織的起步工作更加迅速。目前，蘇俄不但資助印度大量精密武器，並且協助印度試爆了第一枚核子裝置，而印度港口也變成

了蘇俄艦隊在印度洋的停泊港。

在中南半島上，越戰停火後，蘇俄仍源源不斷供應北越大量軍火武器及經建器材。中南半島人民認爲蘇俄希望在中南半島成立一個以河內爲中心的聯邦國家，以抵制毛共對此一地區的影響力。

至於「東協」諸國，新加坡是蘇俄所看中的在東南亞活動的第一個中心地。本年五月三十一日，蘇聯駐新加坡大使館新廈落成，蘇俄駐新大使貝茲魯卡尼夫除了強調蘇俄與新加坡的友好關係外，還提出加強進一步合作與增進友好關係的方案。目前新加坡對於蘇俄艦隊只提供食物及飲水方面的供應，蘇俄希望新加坡能進一步提供軍艦翻修及維護方面的服務，但此點尚未達成協議^③。

由於新加坡政府防範較嚴，蘇聯在新很難從事間諜活動。據說，蘇聯人員在曼谷較爲活躍及積極。泰國和蘇聯關係初期由北歐航空公司爲之聯繫，如今，泰國的大學裏有了蘇聯教授和研究人員，蘇聯駐寮人員也時時到曼谷。泰國國際航空公司且開闢了從曼谷經塔什干、莫斯科到斯德哥爾摩的航線。由於美國駐泰軍隊日漸減少，泰國逐漸感受毛共的威脅，所以泰國是否進一步與蘇俄加強聯繫，實堪注意。

蘇俄在馬來西亞和印尼，一般來說，並無特別進展，祇能說是保持來往的關係而談不到具有影響力。至於菲律賓則一向與共產國家不相往來，可是近年已改變態度，且曾派包括馬可仕夫人在內的高級代表團訪問毛共及蘇俄，今年十月上旬，菲律賓總統馬可仕曾公開表示欲與蘇俄建立正式外交關係。所以菲律賓與蘇俄接近的可能性較大。

蘇俄勢力在東南亞的擴張，最感覺到威脅的是毛共，因此雙方對於東南亞國家的拉攏都很賣力。預計蘇俄今後對東南亞地區的滲透將更趨積極，毛、蘇在這一地區的鬥爭與衝突也將更形尖銳。

(二) 毛共的策略

毛共在亞太地區，介於美俄兩強之間，乃採取所謂二階段策略。第一階段是先聯合「明天的敵人」打擊「今天的敵人」，聯合「次要的敵人」打擊「主要的敵人」；第二階段則是再去埋葬「明天的敵人」和「次要的敵人」。在其力量不足與蘇俄對抗時，他可以運用二階段戰略，從一貫反對美軍留駐亞太地區，反而變爲歡迎美軍留駐亞太地區，以加強東南亞公約組織的力量，作爲協助其抵抗外來勢力侵入的有力支持。一面運

用東南亞中立化的形勢，依循其統戰策略，從事顛覆滲透工作，必要時稍事收斂，或施展笑臉外交，以期聯美制俄，減輕蘇俄壓力。

今年五月三十一日，東南亞地區防務會議在新加坡舉行。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在主持開幕典禮時，也表示了類似看法。李光耀指出，現階段毛共對東南亞的政策，爲了阻遏蘇俄的勢力在東南亞擴張，毛共會先行約束自己的活動，直到蘇聯的影響力消失後，毛共才會擴大活動和建立其對東南亞的影響力。不過，李光耀接着指出，馬來西亞的行動使東南亞國家與中共關係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在今後數年中，倘若沒有特別事故發生，其他的國家將會陸續與毛共建交④。

東南亞國家近年來的媚匪之風，主要是受毛共的兩面策略所惑。毛共現在採取兩種方法向東南亞進行擴張滲透，一是以偽裝「友好」的態度和利用貿易、訪問、文化交流等方式對東南亞國家拉攏，同時並儘量轉載東南亞各地親毛報紙發表對毛共有利的消息，和有關所謂「改善關係」、「建交」等言論，反覆運用，擴大宣傳，以混淆視聽，破壞東南亞公約組織和離間自由國家。二是加緊在泰、星、馬、菲及印尼等國製造叛亂，進行赤化和顛覆活動，脅迫東南亞各國接受其利用及控制，達成毛共所謂「南進」的陰謀。

毛共目前所進行的兩面外交策略，與各國政府友好合作是虛；支持各國地下共黨份子進行奪權鬥爭是實。視乎毛共在中南半島的策略，即可知毛共斷然不會輕易放棄以武力奪取政權的策略。目前越戰雖因達成協議而停火，但「印支」三個戰場仍然烽烟密布。因爲毛共爲了實現南侵擴張的目的，決不會讓中南半島維持現狀，而是對於寮、高和泰共加強其政治上的控制和軍火上的支援，並策動寮、高、泰共實現「三位一體化」，於越戰停火後，以「互相支援，緊急配合，併肩作戰」的方式，擴大叛亂。

(二)美國的策略：與蘇俄及毛共相較，美國在東南亞的政策有欠積極，且已落後了一步，因此世人對美國的遠東政策，一般均作消極的估計。尤其是去年底，美國不聲不響的把三千多美國空軍人員撤出泰國以後，此種印象發展更爲普遍。實際上，部分駐泰美軍的撤出，只是美國全球撤軍行動的一部分，近幾年來，美國雖已由越南撤退其全部駐軍，且自泰、高、菲、韓將其駐軍部分撤退，但對亞洲的安全與防禦，仍是非常關注，且一再聲明美國對亞洲國家繼續遵守條約義務，并正式宣佈美國決不自亞洲撤退，一方面培

植日本勢力及利用毛俄在東南亞地區的衝突，形成勢力均衡藉以維持和平。

美國國防部長克里曼斯，最近訪問印尼、日本、新加坡、南韓、南越及泰國。當他於本月八日返抵華府，在記者招待會中，談及駐外美軍問題時，有值得令人注意的意見發表。記者問他是否將結束在泰國的永久性空軍基地，以及B52型空軍機隊駐泰的永久性時，克里曼斯暗示，世界上沒有任何永久性的事物，克里曼斯繼而指出，以「可預見的最近將來」作爲答覆，最爲妥貼。因爲目前尚有一些未見明朗的局勢，有待考慮。我們尚未真實知道，河內對南越問題將有何作爲？我們關心高棉局勢，不知是否能達成和寮國相似的妥協？還有蘇俄海軍在印度洋上實力日漸增加，他們的動向如何？凡此均足影響美軍的去留。所有這些因素未明朗化之前，我們不能遽下決定⑤。

克里曼斯這段談話，只涉及泰國鄰邦三國的局勢，及蘇俄海軍的活動，與美空軍駐留泰國的關係，對於與美、泰兩國的防務，具有威脅作用的兩個勢力——毛共與印度，竟然隻字不提。當年美軍大量湧到泰國，其目的與其說是爲支援在越美軍作戰，毋寧謂爲預防毛共介入中南半島之戰，較爲確切。現在美、毛雙方的「和解」，牛步進行，未有進一步發展之前，亦即克氏所謂「以後數年，爲防患未然，B52型機隊之留駐泰國，仍有必要。」

由上述可知，美國目前在東南亞地區採取的是彈性策略，在局勢尚未明朗之前，美國仍將在此地區扮演重要角色。而此項局勢的明朗，主要繫於美國與俄毛和解的進度以及俄毛在東南亞地區進一步的動向而定。

貳 東協諸國局勢

檢討過烽火漫天的越、高、寮三國局勢，再放眼靜觀「東協」諸國的媚共逆流，使人不得不對這些國家當政者的短視無知而扼腕，對這一地區即將陷於引火自焚的困境而嘆息。

(一)東南亞國家協會與中立化運動

自一九六〇年代越戰升高以後，東南亞小國深覺不能依賴美國以求生存，不得不另謀自立自存之道。一九六七年八月，乃由馬來西亞總理拉薩克發起組織東南亞國家協會，參加國家計爲印尼、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及新加坡。這一組織表面上宗旨是「促進經濟、社會、文化、技術科學與行政方面的共同利益之積極合作與相互協助」，實質上是一個中立集團，目的在想

置身越戰之外，不為任何一個超級強國的夥伴。這一組織成立之初曾發表宣言，強調東南亞地區應先求得安定而後求得美、蘇、毛共之諒解，並保證各國的獨立與和平，由於這五個國家內部深受共黨的威脅，因此欲藉中立政策來阻止毛俄對各國內部共黨叛亂份子的支持，從而幻想與毛共維持友好關係促其保證五國的獨立。

實際上處今之世根本不可能有中立路線存在。尼赫魯、宇魯、蘇卡諾、施亞努都未得到好的下場，而所謂中立或不結盟政策，均為共黨國家的御用工具。一九五四年日內瓦會議曾經保證越南三邦的和平中立，但結果到現在戰火迄未停止。緬甸，施亞努時代的高棉與溥瑪的永珍政府，過去也均以能左右逢源，四方兼顧著稱，但亦難免於共產國際的武裝侵略，可知東南亞的禍亂非空言中立所能避免。而且東南亞國家在領土、人口、種族、宗教信仰、政治制度上均有差異，欲求相互調和歧見，成立一絕對一致中立的同盟體，殊非易事，欲求得列強的尊重及保證，亦屬困難。目前東南亞國家不斷受到共黨的滋擾，如再侈言中立，直如開門揖盜，最後必嗜惡果。

(一) 馬毛建交及其影響

馬來西亞總理拉薩克於今年五月廿八日往訪匪區與匪首晤談，並於六月一日與毛共宣佈正式建立外交關係，雙方並發表聯合公報，保證尊重彼此主權和領土完整，在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等原則上建立和發展和平友好關係。雙方並就馬國境內無國籍華人及馬共等問題，在表面上獲得協議。

(二) 拉薩克一心要與毛共建交，據馬國外交部官員透露，乃有如下數種目的：

1. 求取毛共的保證，以促進東南亞「中立化」計劃的實施。
2. 避免毛共干涉其內政，藉以改善馬國內部日趨嚴重的種族問題。
3. 換取毛共撤銷對馬共的支持，使其內部局勢求得安定。

馬來西亞和毛共建交，看不出任何意義來，它沒有為馬來西亞解決任何問題，反倒替共匪洗刷了多少年來，在馬國內部支援馬共滲透顛覆的血腥紀錄。拉薩克的賭注下下來了，但却下得極不是時候。今日世局，美、蘇、毛三角關係中，美蘇之間的妥協較為具體，俄毛、美毛之間的衝突與歧見仍然嚴重，尤其毛共在以阿糾紛中煽風點火，既同為美、蘇雙方所嫉惡。毛俄之間邊境對峙仍然緊張，雙方所謂「直昇機間諜事件」與「界交河流航行問題

」不了了之，使彼此裂痕更加深刻。美、毛之間「和解」態勢亦漸趨冷淡，「雙方關係正常化」也勢將無限期展延。拉薩克此時與毛共建交，只是助長毛共聲勢，分化民主陣營的力量。何況經由南海、麻六甲海峽以迄印度洋與亞洲次大陸相接的水域，自這次世界海洋法會議之後，更成為毛俄爭奪的焦點。大馬此舉，將無可避免地陷入毛俄矛盾與對立之中，同受此兩大邪惡勢力的牽制與威脅，更何能實現及維護其中立夢想。

其次就種族問題來看，大馬與毛共建交，更將使其內部種族問題惡化。大馬華人有四百萬，佔全國總人口百分之三十七，經濟上佔絕對優勢，華巫兩族國民所得為五比二，但納稅比率高達十三比一，且華人在政治上已有顯著的平等，現在拉薩克引進中共介入，對於不滿巫人特權的華人及左派青年將是一極大鼓勵，年輕一代華人有中共撐腰，勢將隨時有引發種族暴亂之火的危險。

至於拉薩克欲藉與匪建交來解決馬共問題，則更屬癡人說夢；因為支持東南亞各國共黨來顛覆民主政府，乃毛共三反政策的一環，無論如何，毛共決不會放棄這個政策，而喪失其在共產世界革命鬥爭中的立場。這次拉薩克訪問毛共前夕，馬共在泰馬邊境炸燬六十多部築路機器，即為馬共對拉薩克的警告。當然，毛共為進一步拉攏各國政府，以求得更大的利益和發展，也可與各國共黨配合，明裏妥協，暗裏鬥爭，即使毛共在口頭上表示不支持馬共，也不過是它一貫的騙人伎倆，今後東南亞國家對毛共此一狡詐欺騙行為應如何提高警覺，小心防範，實值各國當政者三思。

(三) 東協其他國家今後動向

毛共與大馬建交，絕不會以爭得大馬為已足，「東協」國家的關係既已被突破，其他四國不是沒有步大馬後塵的可能。不過各國都有共黨顛覆分子，也都有華人問題，今後「東協」四國必然視大馬與毛共建交後的利弊，再權衡自身利害以決定其與毛共建交的態度。

1. 菲律賓：菲律賓最近與毛俄接觸極為積極。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毛共貿易代表團訪菲，除表示願對菲提供石油外，并就雙方貿易進行磋商。一九七四年三月及五月，毛菲雙方籃球代表隊會相互訪問。九月中旬，馬可仕總統夫人並以外交特使身份訪問大陸與周、鄧、江等匪首相談甚歡，因此乃有本月初馬可仕總統發表將與毛共建交，並與毛匪會晤之聲明。但馬可仕總統對

虎克黨之猖獗及華人問題等似有顧慮，預料此將為雙方進一步勾搭的障礙。

2. 泰國：泰國自桑雅王政後，政潮頗仍，但本月泰國新憲法制訂公布，並經泰王批准，新政府組成在即，政局可望安定。近年來泰毛接觸也頗頻繁。有貿易代表團及兵兵隊之互訪，本年三月廿日泰國內閣通過廢除禁止與匪貿易之第五十三號法案，惟提交國會討論時，均以牽涉甚廣而予擱置，但毛共對泰國所進行之石油外交仍甚積極。六月七日，桑雅向議會發表施政方針，指出政府破獲泰共陰謀在外力支持下圖利用工農左傾分子推翻現政府，結果使得政局動盪不安，此對叫囂廢除第五十三號法令，加速與毛共建交之投機分子而言，不啻當頭棒喝！

3. 印尼：印尼自蘇哈托總統執政以來，鑑於一九六五年九月卅日毛共發動政變的陰謀於一九六七年宣佈與毛共中止外交關係，迄未改變立場。印尼外長馬立克及蘇哈托總統最近並屢次聲明暫時不與毛共復交，並言印尼將為「東協」成員中最遲與毛共建交之國家，可見印尼仍深具戒心。

4. 新加坡：新加坡李光耀總理標榜中立外交，並對毛共滲透伎倆認識頗深，因此對匪統戰人員防範也嚴。李氏最近指出東南亞國家安全最後依然要仰賴美國，此言不失為真知灼見，因此李氏領導之新加坡在「東協」一片媚匪聲中，勢將仍為中流砥柱。

叁 我們應有的對策

馬來西亞與毛共建交，菲律賓似亦有跟進模樣，面對如此姑息逆流，我們唯有莊敬自強，處變不驚。因為逆流終究是短暫的，等與匪建交國家紛紛吃虧上當，必然會幡然悔悟。

處今日動亂之世，我們固然應自立自強，但也應有積極開展，扭轉劣勢的作法，今後我們發展主動外交，積極肆應的作法不外：

(一) 加強對美外交，防阻美毛關係正常化之繼續進展。美毛勾搭為東南亞陷於一片混亂不安的原始肇因。今日美毛關係正常化的步驟漸趨低潮，美國前駐北平辦事處正副主任回國卸職時均言毛共政權與美國歧見極深，雙方關係進一步進展所遭遇之障礙極多。現任美駐北平辦事處主任布希日前抵達北平時亦發表談話，認為美毛關係暫難改變。我們正應乘此時機，正告美國朝

野審慎考慮與匪建交的後果及可能影響，並指出今日維護自由世界之和平及安全，首要之道，仍在防堵毛共勢力之對外擴張及滲透顛覆。我們應呼籲美國重新加強東南亞公約組織的防衛力量，擴大該公約組織，加強對東南亞地區的軍經援助，以從根本上充實各國的反共武裝力量。

(二) 加強與東南亞各國關係，尤其是促進雙方經濟、貿易、文化上的交流。擴展與此一地區的農工經濟合作，並促成民間商業團體的互相訪問及商展的舉行。除此以外，並應以各種方式增進相互瞭解，除政府官員及議員互訪外，並加強邀請其專欄作家、記者來訪，尤應促成各國重要報社在台北派駐記者。

(三) 加強與華僑接觸：正告華僑不必憂慮，應更團結，更反共，以建立並鞏固與東南亞各國人民的深厚友誼，今後我們應加強對華裔學生的聯絡，主動邀請其回國升學，並透過各地華人華僑以加強與所在地國家政府的友好關係。除此之外，並應加強華裔與台閩之間的宗親聯繫，在海外成立宗親組織，以求得海內外同胞情感上的凝固。

(四) 我們應向東南亞國家指出中立主義的虛偽及不可靠。根據我們悠久的反共經驗，指出毛共滲透顛覆伎倆的惡毒及兩面外交的陰險。我們今後應運用各種傳播媒介，透露我們過去的痛苦教訓，並多向世界各方面強調毛共的野心永不改變，使國際間能知所警惕。

肆 結論

最近一年來，國際政治與經濟情勢的變化，其震盪幅度的劇烈，以及後果影響的深遠，都是二次大戰結束以來所僅見。東西方集團所倡行的「和解」，不但瓦解了民主國家維持近三十年的全球戰略體系，並且使得位於共黨集團周邊的大小國家陷於危疑憂懼與動盪不安之中。去年引發的石油危機，其對整個國際經濟所產生的影響，正逐漸擴大，且愈演愈烈。再加上全球性的通貨膨脹，以及原料及物資的短缺，使得所有國家，不論其開發程度如何，都受到了這一國際性經濟危機的震盪。這兩項政治與經濟因素交互為用，再由於俄、毛兩共黨勢力對自亂陣腳的民主國家相逼益急，使得這一年來的國際局勢愈發沉悶，也使得一向為列強勢力輻輳之地的中東與東南亞地區局

勢岌岌可危。

由共黨發動侵略前後經歷了十多年的越南戰爭，在越南政府堅苦奮鬥，與乎盟國的正義支援下，終於抵擋住了北越共黨的侵略攻勢，保衛住了越南的獨立自由，但去年一月簽訂的越南停戰協定，並未使得越南戰火真正停息，而且使北越共黨有了喘息及重新整補的機會。自去年一月停戰協定簽訂以來，北越即不斷將大量武器裝備與人員南滲，可見共黨的侵略企圖從未收斂。同時高棉寮國境內的共軍也不斷加強叛亂活動。種種跡象顯示，北越和越共隨時都有澈底撕毀協定，而把越南境內的戰爭再度昇高的可能。其情勢一若民國三十七年毛共在東北進行的春季攻勢，令人有不寒而慄之感。

胡志明手訂的共黨在中南半島擴張的一貫戰略，是以越南為主戰場，高棉寮國為副戰場，而將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列為滲透地區。先在越南戰場打垮民主集團，然後一步步擴大，以達成赤化整個東南亞之最終鵠的。如果共黨在戰場上不能得勝，則採取「邊打邊談，談談打打」的一貫伎倆，先在和談桌上誘使民主國家入彀而自行解除武裝，然後共黨乘機壯大自己，並加緊滲透顛覆，再利用種種統戰伎倆，打擊政府威信，製造經濟風潮，混淆國際視聽，使政府內外交困而自行瓦解。這一整套惡毒伎倆的運用，我中華民國受害最久，創痛最深，使得神州陸沉，百姓塗炭；如今北越共黨故技重施，越南、高棉以至寮國局勢均危如累卵，以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集團若不記取二十五年前的痛苦教訓，反欲自撤藩籬，自毀反共長城，則東南亞各國局勢，勢必進一步惡化，卒至土崩瓦解，完全不可收拾！

目前越高寮三國情勢，就軍事言，共黨欲求進一步得逞不易，然其對經濟的破壞與政治上的顛覆滲透殊值吾人憂慮。越南經濟情況自去年停火協定簽訂日起，即不斷惡化，高低所得之間差距懸殊，國民失業率極為嚴重，整個國家經濟又過份依賴進口及外援，一方面生活水準不斷提高，但另一方面國家生產水平却每況愈下。尤其這一年來國際經濟情勢發生變化，美國本身因水門事件長期困擾及其通貨膨脹日漸惡化，使得越南所得的外援來源大量削減。至於寮國與高棉等國，所遭遇的經濟難題亦頗類似，且與越南相較，實有過之而無不及。這種情勢發展，無異對共黨集團提供其施展政治統戰陰謀的最好環境。從最近幾個月來越南政局逐漸不穩，人民示威抗議事件層出不窮，以及寮國右派分子勢力日蹙，高棉金邊政府內鬨激烈，種種跡象顯示

以美國為首的民主集團若不適時提供大量外援，以安撫民心，穩定政局，未來的中南半島各國必將為赤色國際共黨勢力所吞噬。

至於東南亞各國，自從馬來西亞本年五月底承認毛共之後，這一地區未來的政治動向，即為全球人士所矚目。東南亞地區位於太平洋與印度洋之間，在國際交通上，尤其在海上運輸方面，居於樞紐地位。尤其馬來西亞與印尼之間的麻六甲海峽，地位更為重要。許多國家更視之如生命線，因其無論就國際貿易或戰略觀點言，其重要性不亞於巴拿馬運河及蘇彝士運河，因此在目前國際海權爭奪戰中，麻六甲海峽為列強所必爭，而其瀕臨諸國也成為國際共黨集團擴張勢力的目標。報紙推測，菲律賓、印尼、新加坡與泰國等「東協」國家，遲早都必將步隨大馬後塵，與毛共建交，目前所考慮者，似在尋求雙方建交的有利時機，與求取毛共「不干涉各國內政」的確切保證。鑑於毛共一向對東南亞各國所施展的兩面外交手法，欲求其停止向各國輸出戰爭，直如緣木求魚。毛共果真提出保證，也為其一貫欺詐手法之運用，而毫無信義可言，「東協」各國欲求毛共不可靠的保證，適足以啓俄共破壞保證的藉口，「東協」各國所提倡的中立化運動，適使其自陷於毛俄鬥爭漩渦中而不得自拔，於此中立何在？安全何在？

今東南亞各國雖瀕臨危境，而美國的和解政策迄未有所改變，所喜者美國尚未曾公開放棄對東南亞各國所負的責任。事實上美國也決不會坐視毛共或蘇俄的勢力控制東南亞。總之，東南亞的安危，也就是整個亞太地區和自由世界的安危，牽涉了大多數民主國家的利害禍福。我們熱切期望東南亞國家團結互助，穩紮穩打，不自亂步驟，不引狼入室，便可以在危機中求安定，在安定中求發展。

註① Agencies, Manila, Oct. 3, 1974

註② AP, Washington, Mar. 15, 1973

註③ 齊簡，「東南亞面對的新形勢」，中國時報，六三、六、十二。

註④ 同前註。

註⑤ 何燕生，「泰國最近政治與外交動態」，中國時報，六三、十、二十。

註⑥ 「蘇俄警告北越不可升高戰爭」，「國際瞭望」，中國時報，六一、八、三〇。